

話

絲

期六十第

版出一期星每

廣告費	報費	地址
-----	----	----

每份本京銅元四枚外埠連郵費二分半年五角全年一元郵票代價以九五折計算	北大一院新潮社
-----------------------------------	---------

花姑娘

作人譯

日本狂言之一

人物 主人，爵爺。

夫人

僕人，原稱太郎冠者。

主 有人麼？

僕 是，來了。

主 近來不到花姑娘那里去，恐怕她會疑心我變了心吧。

僕 正是。

主 今天晚上我要去看花姑娘，有一件事想託你，你肯聽我麼？

僕 老爺真是太客氣了。有什麼事，只管請吩咐吧。

主 啊，好極了。實在並不是別的事情，我騙那裏邊的羅利，告了幾天假。我說七天之內因為要坐禪，叫她不要前來，我用了種種的話騙她，總算答應了，現在想趕到花姑娘那里去，散一散這多少天的氣悶。你披上這件坐禪衲，等到我回來為止，替我

在這里打坐。倘若羅利出來，無論說些什麼，你只搖頭，千萬不要開口。好好用心，不可露出馬脚來。奉託奉託。

僕 這可有點為難。萬一露了出來，夫人會把我打死的。這一層怕不行。

主 唔，不行？那麼你不怕我，只怕夫人麼？

僕 跪好了，砍了吧！

主 請等一等，自然是老爺比夫人更可怕呀。無論怎樣我都遵命。

僕 真的麼？

主 一定一定，那里會假呢；好吧好吧。我因為一心想去看花姑娘，所以這樣說了嚇你一下罷了。那麼，一切都奉託了，噲，裏了這坐禪衲試一試看。且

僕 看樣子怎麼樣。好極好極。我去了，早早的回來。千萬不要開口，再會再會。我早

主 老爺老爺，請早點回來。

僕 唔，你放心吧。

僕 老爺，老爺，很對不起，到了花姑娘那

主 里，請傳言一聲問候那邊的紅梅。行，行。下次帶了你去和紅梅相會，你高興興的等着吧。

僕 多謝多謝。妙呀妙呀。趕緊去看花姑娘去吧。

(下。)

夫 我家的老爺說七天之內要去坐禪，來告了假，併且連湯水都不喝，真是可笑。坐禪的時候，叫我也不要去訪問，但是實在忍耐不住，不免來窺探一下。啊，啊，裹着坐禪衲，多麼不舒服。——哈，這樣年青的人，要什麼經呀典呀的。這樣簡直是會要了你的命的。吃一點什麼東西吧？這是什麼怪樣子，什麼也不說，只是搖頭。不會有不願意的事的。把這衲去了吧。我一定要把牠掙開。

僕 呀，完了完了。請饒恕我吧。

本 期 目 錄

- | | |
|----------|------|
| 花姑娘 | 作人譯 |
| 看鏡有感 | 魯 迅 |
| 天才與伶俐 | 夏葵如 |
| 兩個朋友 | 公愚譯 |
| 徐志摩先生的耳朵 | 劉 復 |
| 抱憤固的傳說 | 開 明 |
| 諷理斯的生年 | (通信) |

夫 怎麼？我道是老爺，你怎麼來坐在這里？

僕 呀，好不生氣！老爺往那里去了？你說出來！不說就打死你！

夫 快說快說！呀，好不生氣！

僕 老爺往花姑娘那里去——

夫 嘿，你也說花姑娘麼？

僕 不，——往花婆娘那里去了，叫我披着坐禪衲坐在這里，我種種推托，他拔出刀來說要砍了。若說不願，就要被砍了，沒有法子，所以這樣的坐着。並不是我要這樣做，請饒命吧。(哭。)

夫 那麼是說你不願意，因為要砍了，沒有法子纔這樣做的麼？

僕 正是這樣。

夫 這也難怪。現在我也有一件事想託你，你肯聽麼？

僕 說那里話！夫人的吩咐，我就是性命也願意捨掉的。

夫 好極了。那麼你把坐禪衲給我披上，裝作你那樣子。

僕 這可有點不成。老爺回來了，一定會把我殺掉的。請饒了我這個吧。

夫 你這傢伙，只怕老爺，不怕我麼？那麼，打死了罷！

僕 唉，披吧，披吧。性命要緊呀！披吧。

夫 快點給我披上了。噲，冠者，很像老爺的模樣麼？

僕 同老爺一模一樣。



夫 好吧。你往上京的伯母那里去吧。看老爺高興的時候，再差人去叫你來。現在快點走吧。

僕 是。等到事情了結的時候，請差一個人來。

主

——呀，真遇見了倒霉的事情了。現在趕緊往上京去吧。(下。)

(披着女衫，折裙，散髮，唱着小調走出來。)

「錦繡的衣帶解了，

好不動人憐惜呀。

柳絲似的紛亂的芳心，

叫人怎能忘懷？」

「遠遠的送了來，

回顧人影站着的方向，

只見細細的月牙兒

留在天際，

阿呀，好不難捨呀！」

哼，太是高興了，獨自唱起歌來了。太郎冠者一定不耐煩的等着吧。我趕緊回去，也叫他好高興起來。唉，人總要做人家的主子。——你看他聽了我的吩咐規規矩矩的坐着哩。噲，太郎冠者，現在回來了。

為什麼不則聲？可憐不很舒服吧。但是，你也應當高興：一會見，就問起你的事哩。我順便把當時的情形講給你聽了吧。我

走到的時候，聽得裏邊一點沒有聲息，覺得有點奇怪，偷偷地走近前去，探聽裏面的情形，聽見花姑娘的聲音說起話來了。

她說道，

「燈光暗暗的，

正是寂寥時節，

敢是郎來也？」

我想這真是慚愧，輕輕的敲簷下的板門，這時候她又說了：

「正是流言傳播的時節，

又有誰來扣我的柴門？」

于是我就答歌道，

「下雨的夜裏，

誰又會冒雨而來呀。

問道是誰，

難道還等着誰麼？」

花姑娘使從裏邊出來，拉了我的手，引到

內房裏，「啊呀，這樣的雨天，難得到這

里來，先把外衣脫了吧。」拏出衣服來給

我換了，隨後共訴衷曲，且歌，且舞，不

久早鴉就叫起來了。似乎不到半個時辰，

早鴉就叫了起來。我說要告別了，其時花

姑娘說道，

「這里是山陰，

是樹林下，樹林下，

月夜的烏鴉是常叫的。

不如且睡罷，

這還是半夜的時分。」

她雖然這樣說，天却已亮了，人也已出來

了。我又說要走，花姑娘却說出平常沒有

問過的話來，她說，「我想看一看尊夫人

的容貌。」我就把羅利的尊容做了一首小

調回答她說，

「看過人家的妻，

再看我的妻，

再看我的妻，

好像是深山裏的瘦糊猴，

給雨淋透了，

踢作一團的樣子。」

她聽了哈哈的笑了。還有這件衫子是花姑

娘給我的紀念品，給羅利看見了不會有什

麼好事的。收了起來罷。

「捨又捨不得，

藏起來時只增個紀念，

朝夕不離的留在身旁，

只落得日後追思，

徒洒相思淚，

好不悲傷呀！」

沒有法子，就給了你罷。收好了，不要給

那羅利看見。揭了這個坐禪衲。讓我來代

你坐吧。

什麼不要給羅利看見！你真坐的好禪！

呀，這是怎的！

沒有什麼怎的不怎的！

請饒恕我罷！拜懇，拜懇。

那里去？我不答應你，我不答應你！

附記

這一篇見狂言記卷五，係和泉流本，

原名「花子」(Hanako)，本擬沿用，唯

因此二字在漢文亦有意義，容易相混，所

以改用現在這個名目。

「冠者」係古代僕人之稱，照次序稱

作太郎冠者 (Taro-kwaja) 次郎冠者 (Jiro-

Kwaja)，猶云老甲老乙，因無適語，故仍其舊。

「羅利」本云「山神」(Yamanokami)，

係呼妻之嘲笑詞，大抵含有妬婦悍婦的意

思。

「正是流言云云」一首語意雙關，至不

易譯，原文如下：

“Itodo na no tatsu orifushi ni

Tasoya tsunado o kirigirisu?”

Itodo 意云正是，又可訓作灶馬；kirigir

isu 本係蟋蟀，此處借用作夏夏叩門之意。

這種雙關的言辭的遊戲在日本韻文中是常

喜用的，但在翻譯上便決不可能，現在只

留存其第一義而已。

狂言重在演作，文句只是一種台本，

唯因滑稽之輕妙，言辭之古僕，在後世看

來也是很好的文學作品了。譯文雖勉欲保

留原本的趣味，却終于不很成功，今將狂

言記木刻插畫轉載在這里，聊示本來質素

之致，與中國的小丑戲迥乎不同。近時有

山口蓼洲的狂言百番出版，上卷中花子一

幅尤有精采，唯因係三色版，不能複製

轉載也。二月十日記。

看鏡有感

魯迅

因為翻衣箱，翻出幾面古銅鏡子來，大概是民國初年初到北京時候買在那里的，「情隨事遷」，全然忘却，宛如見了隔世的東西了。

一面圓徑不過二寸，很厚重，背面滿刻蒲陶，還有跳躍的鼯鼠，沿邊是一圈小飛禽。古董店家都稱為海馬葡萄鏡。但我的一面並無海馬，其實和名稱不相當。記得曾見過別一面，是有海馬的，但貴極，沒有買。這些都是漢代的鏡子；後來也有模造或翻沙者，花紋可造粗拙得多了。漢武通大宛安息，以致天馬葡萄，大概當時是視為盛事的，所以便取作什器的裝飾。古時，于外來物品，每加海字，如海榴，海紅花，海棠之類。海即現在之所謂洋，海馬譯成今文，當然就是洋馬。鏡鼻是一個蝦蟆，則因為鏡如滿月，月中有蟾蜍之故，和漢事不相干了。

遙想漢人多少闊放，新來的動植物，即毫不拘忌，來充裝飾的花紋。唐人也還不算弱，例如漢人的墓前石獸，多是洋，虎，天祿，辟邪，而長安的昭陵上，却刻着帶箭的駿馬，還有一匹駝鳥，則辦法簡直前無古人，現今在墳墓上不待言，即平常的繪畫，可有人敢用一朵洋花一隻洋鳥，即私人的印章，可有人肯用一個草書一個俗字麼？許多雅人，連記年月也是甲子，怕用民國紀元。不知道是沒有如此大膽的藝術家，還是雖有而民衆都加迫害，他于幾乎只得萎縮，死掉了。

宋的文藝，現在似的國粹氣味就薰人。然而遼金元陸續進來了，這消息很耐尋味。漢唐雖然也有邊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為異族奴隸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末想到，

凡取用外來事物的時候，就如將彼俘來一樣，自由驅使，絕不介懷。一到衰弊陵夷之際，神經可就衰弱過敏了，每遇外國東西，便覺得彷彿彼來俘我一樣，推拒，惶恐，退縮，逃避，抖成一團，又必想一篇道理來掩飾，而國粹遂成爲屏王和屏奴的寶貝。

無論從那里來的，只要是食物，壯健者大抵就無需思索，承認是喫的東西。惟有衰病的，却總常想到害胃，傷身，特有許多禁條，許多避忌；還有一大套比較利害而終于不得要領的理由，例如喫固無妨，而不喫尤穩，食之或當有益，然究以不喫爲宜云云之類。但這一類人物總要日見其衰弱的，因爲他終日戰戰兢兢，自己先已失了活氣了。

不知道南宋比現今如何，但對外敵，却明明已經稱臣，惟獨在國內特多繁文縟節以及嘮叨的碎話。正如倒霉人物，偏多忌諱一般，豁達闊大之風消歇淨盡了。直到後來，都沒有什麼大變化。我曾在古物陳列所所陳列的古畫上看見一顆印文，是幾個羅馬字母。但那是所謂「我聖祖仁皇帝」的印，是征服了漢族的主人，所以他敢；漢族的奴才是不敢的。便是現在，便是藝術家，可有敢用洋文的印的麼？

清順治中，時憲書上印有「依西洋新法」五個字，痛哭流涕來劾洋人湯若望的偏是漢人楊光先。直到康熙初，爭勝了，就教他做欽天監正去，則又叩關以「但知推步之理不知推步之數」辭。不准辭，則又痛哭流涕地來做不得已，

說道「甯可使中夏無好歷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然而終于連閏月都算錯了，他大約以為好歷法專屬於西洋人，中夏人自己是學不得，也學不好的。但他竟論了大辟，可是沒有殺，放歸，死于途中了。湯若望入中國還在明崇禎初，其法終未見用；後來阮元論之曰：「明季君臣以大統寢疏，開局修正，既知新法之密，而訖未施行。聖朝定鼎，以其法造時憲書，頒行天下。彼十餘年辯論譯之勞，若以備我朝之采用者，斯亦奇矣！……我國家聖聖相傳，用人行政，惟求其是，而不先設成心。即是一端，可以仰見如天之度量矣！」（疇人傳四十五）

現在流傳的古鏡們，出自家中居多，原是殉葬品。但我也有一面日用鏡，薄而且大，規撫漢製，也許是唐代的東西。那證據是：一，鏡鼻已多磨損；二，鏡面的沙眼都用別的銅來補好了。當時在粧閣中，曾照唐人的額黃和眉綠，現在卻監禁在我的衣箱裏，牠或者大有今昔之感罷。

但銅鏡的供用，大約道光咸豐時候還與玻璃鏡並行；至於窮鄉僻壤，也許至今還用着。我們那里，則除了婚喪儀式之外，全被玻璃鏡驅逐了。然而也還有餘烈可尋，倘街頭遇見一位老翁，肩了長橙似的東西，上面縛着一塊豬肝色石和一块青色石，試伴聽他的叫喊，就是「磨鏡，磨剪刀！」

宋鏡我沒有見過好的，什九並無藻飾，只

有店號或「正其衣冠」等類的迂銘詞，真是「世風日下」。但是要進步或不退步，總須時時自出新裁，至少也必取材異域，倘若各種顧忌，各種小心，各種嘮叨，這麼做即違了祖宗，那麼做又像了夷狄，終生惴惴如在薄冰上，發抖尚且來不及，怎麼會做出好東西來。所以事實上「今不如古」者，正因為有許多嘮叨着「今不如古」的諸位先生們之故，現在情形還如此。倘再不放開度量，大膽地，無畏地，將新文化儘量地吸收，則楊光先似的向西洋主人瀝陳中夏的精神文明的時候，大概是不勞久待的罷。

但我向來沒有遇見過一個排斥玻璃鏡子的人。單知道咸豐年間，汪日楨先生却在他的大著湖雅裏攻擊過的。他加以比較研究之後，終于決定還是銅鏡好。最不可解的是：他說，照起面貌來，玻璃鏡不如銅鏡之準確。莫非那時的玻璃鏡當真壞到如此，還是因為他老先生又帶上了國粹眼鏡之故呢？我沒有見過古玻璃鏡，這一點終于猜不透。

二月九日

天才與伶俐

夏葵如

去年在我們的課本現代文滙上讀到諾理斯女士 (Kathleen Norris) 的一位短篇小說的天才作家 (A genius of the short story)，開首有一斷論天才與伶俐之分，當時覺得很好；到現在回憶起來，更覺得好了。他說：

「……像別人一樣，我有我自己的私有的天才的定義。一個只配叫作伶俐的，他能

把他的作品適應市場；別人要什麼他就給什麼，他所得的酬報也就在這或大或小的程度以內。然而真天才，他只能給你一件東西，那就是她自己的部份；他不能給多但也決不會給少。他貢獻牠出來，有時候，在許多時日以後世人才接受牠；這其間，天才挨餓。如湯姆生 (Francis Thompson) 葛辛 (Gissing) 與愛倫坡 (Allen Poe)。挨餓的伶俐者可憐而且尋常，然而挨餓的天才却是偉大。」

魯迅先生說：我們想有天才，必須先有能養成天才的羣衆，中國現在還沒有羣衆，那裏會有天才？的確，因為沒有天才，所以有些人會覺得寂寞，在那裏大聲疾呼地要天才。雖然魯迅先生能退一步說，然而他心中的寂寞，比我們更深；他希望天才出現，比我們更熱；我敢這樣想；而且敢這樣說。不過沒有天才，固然使我們覺得寂寞；然而伶俐的太多了，也使我们失望。

我從前只聽見人說，中國的許多作家，都是為生活所逼，因為心裏想到「三塊錢一千字」，于是手裏才拿筆；所以許多作品，都是麵包壓出來的。我當時很抱杞憂，憂他們把天才糟踏了。後來讀陀思妥也夫斯基 (Dostoevsky) 的傳，才知道這位老先生也是一世潦倒，生活艱難，他創作也大部份是爲了「羅布」；然而他終不失爲一位大作家。因此我就想：一個人只要真實地說自己的話，就是爲麵包所逼，也不

見得就不能作成好作品。再進一步說，他還可能成爲大作家的可能，如果他真有天才。于是我又將担起的心放下了。然而到現在我見世故一天比一天廣，我所知道的事情也就比從前多了。我知道：中國不但有爲麵包而創作的作者，而且有改作的文學家，合作的文學家，抄書的文學家。上面已經說過，一個人祇要真實地說自己的話，他的作品都有好的可能；爲麵包所逼而創作，他還可以說自己的話；所以我們對於他還有希望，還有同情，至于此外的二流文學家，實在不敢領教了！

那怕你聰明到十二萬分，無論如何，你總想不出天下有這樣的怪事。一位嶄新的而且自命爲有數的天才，口口聲聲地要在新文壇上做個急先鋒，殺開一條血路。所以對於他所不滿意的作品，——或者在他眼睛裏簡直兒不是作品的未可知，不惜其鉅資，放手鎗，拋炸彈，想一掃而空之。然而手鎗剛打過，馬上就關房門寫黑幕小說，騙取稿費。因為字要多才能多賺錢，而一個人又寫不及，所以就妙想天開的與人開合作公司了。真的文學的作品，是真正的情感迸出，這話誰都知道。今天因爲什麼社要詩，就來做一首詩；明天爲什麼會要小說，又來作一篇小說；這樣應酬的文章，本來就難得作好，除非他真是天才。因爲不能做，而又拿起別人的東西來改頭換面的抄，是下之又下矣！然而這種情形，偏層見疊出於我國的文壇上；我們稍留點兒心，馬上就可以數出一打半打

來，還有什麼話說！不得已，只有佩服他們的伶俐罷了。

我們固然因為缺乏天才而感到寂寞，然而伶俐的太多了也使我们失望！

十四年二月六日。

兩個朋友

俄國 契訶夫著 公愚譯

在尼古拉鐵路的火車站上，兩個朋友遇見了：一個是肥胖的，一個是清瘦的。胖子剛才在車站吃了午飯，他的嘴唇上糊着奶油，光亮得像成熟的櫻桃一樣。從他可以聞見酒氣和菊花香味。瘦子剛纔下車，提着皮包，包袱和厚紙的提箱。從他可以聞見火腿和咖啡的氣味。在他背後看見一個清瘦的，長下頷的婦人——他的妻，和一個高大的，眯視眼的中學生——他的兒子。

「波爾菲里！」胖子看見了瘦子喊道：「這是你嗎？我的親愛的！久不見啦！」

「老天爺呀！」瘦子喫驚了：「密沙！童年的朋友！你從那里來的？」

兩個朋友再三的親嘴，含着滿淚的眼睛互相釘着。兩個都高興的吃驚了。

「我的親愛的！」瘦子親完嘴後開始說：「真是料不到！真是想不到！唔，你仔細看看我吧！這樣的漂亮，同從前一樣！這樣的活潑而可愛！哈哈，謝天謝地！唔，你怎麼樣？發財了嗎？結了婚了嗎？我已經結婚了，你看：

……這個就是我的妻，盧伊柵，王切波黑族的……路得教徒：這個是我的兒子，拉法拉伊，中學三年級學生。這一位，拉法拉伊，是我的童年的朋友！在中學校一塊兒唸過書哩！」

拉法拉伊躊躇了一會便脫下帽子。

「在中學校一塊兒唸過書哩！」瘦子繼續說：「你記得嗎，同學們嘲笑你的綽號？他們叫你做革羅士特拉，因為你把烟捲燒了學校的書籍；可是我，他們叫做愛非亞里特，因為我愛詆諆別人。哈哈！……拉法拉伊，不要害怕！走近他面前一些……這個是我的妻，王切波黑族的……路得教徒。」

拉法拉伊躊躇了一會便躲到父親的背後。『唔，你近來怎麼樣，朋友？』胖子得意的望着朋友說：「在那里幹差事？升了官嗎？」

「幹着差事，我的親愛的！做八級文官已經兩年了，并且得了司塔利士拉夫勳章。薪水很薄……唔，管他哩！他的妻教授音樂，我在家里做木的雪茄烟盒。精緻的雪茄烟盒！我賣一個盧布一個。如果誰要十個或十個以上，那麼，你明白，我就減價。就是這樣過日子。你知道，從前我在部裏幹差事，可是現在調來這裏的衙門裏當課長……我將在這里幹差事了。唔，可是你怎樣？大概已經做二等文官了吧？是不是？」

「不是的，我的親愛的，已經升級了。」胖子說：「我已經升到一等文官了……得了兩枚勳章。」

瘦子失色了，呆如木雞似的，但是他的臉上即刻表現勉強的微笑；似乎，他的臉色和眼睛發光一樣。他全身皺縮起來……他的皮包，包袱和厚紙的提箱也縮小了，發愁了……妻的長的下頷變成更長了；拉法拉伊挺胸立正着，扣好了自己的制服的扣子……

「我，大人……很高興！童年的朋友，許可以說吧，現在做了大官了！嘻，嘻嘻。」

「唔，夠了！」胖子蹙着眉說：「為什麼你說這樣的話？我跟你童年的朋友，——這里有什麼敬重的哩！」

「對不起！……那兒的話！」瘦子堆下笑臉說，但身子更皺縮了。「大人的恩惠……一生感激不盡！……這個就是，大人，我的兒子拉法拉伊……我的妻盧伊柵，路得教徒，一個……」

胖子想說些什麼，但是在瘦子的臉上表現敬重，愉快和嫉妬，因此使第一等文官惡心欲嘔了。他走上瘦子面前，伸出手來與他握別。

瘦子握着三個指頭，恭恭敬敬的鞠了一個躬，像中國人一樣，「嘻，——嘻」的微笑了一聲。他的妻也微笑了。拉法拉伊立正行禮，把帽子弄掉了。他們三個人都很覺得惘恍迷糊了。

一九二五，二，八。譯於北大東齋。

徐志摩先生的耳朵

劉復

近來正是窮極，要想在聲樂範圍之內，找

些有趣的題目研究，竟是左也找些不着，右也找不着。

多謝啓明，蔣語絲首七期寄給我。看到第三期，我真的心花怒放，喜得跳起來說：

好！題目有了！徐志摩先生的耳朵！

先模倣徐先生的文筆說一句話：我雖則不是音樂家，我可愛研究理論的音樂。

就我一知半解的程度去推測，或者是根據了我讀過的三本半破書去推測，我總是模糊到一萬零一分。我的耳朵，當然只配聽聽救世軍的大鼓，和『你們夫人的披霞娜』；但那三本半破書的作者，或者比我高明些，或者也能聽聽『害世軍』的大鼓，和你們丈夫的披霞娜。

然而徐先生竟是那麼說而且是很正式，很鄭重的宣布了。

我們研究這問題，第一要考查這現象是否真實。

『鄉下』的看鬼婆婆(或稱作看香頭的)，自說能看見鬼，而且說得有聲有色：東是一個大的，西是一個小的，床頂上一個青面獠牙的，馬桶角落裏一個小白臉！但我若是個光學家，我就決不睬她；因為她只是看鬼婆婆罷了！

現在却不然。徐先生是哲學家，是詩人；他學問上與文藝創作上的威權，已可使我們相信到萬分，而況他是很正式，很鄭重的宣布的。

因此現象真實與否的一個問題，可以不成問題。若然有人對於徐先生的話，尤其是對於徐先生這樣正式，這樣鄭重的話，還要懷疑，那麼，此人真該『送進瘋人院去』，此人一定

不能『數一二三四』，因為他不知道徐先生與鄉下看鬼婆婆之間，有多大的區別。

次一問題是：在徐先生能聽我們所聽不到的這一件事實上，或者說在這一個真實的現象上，我們應當推測，有幾種可能，可以使這真確的現象成立？

於是我就就我一知半解的程度來推測了：

第一推測：徐先生所能聽的音，或者是極微弱的音，是常人聽不見的。這個假定如果對，徐先生耳朵上，一定具有自然的 microphone 第二推測：亦許徐先生聽到的是極遠的音，是常人聽不到的。那麼，徐先生耳朵上一定有一具自然的無線電話的受音器。

第三推測：亦許徐先生能聽一秒鐘一顫動的低音，以至於一秒鐘一百萬顫動的高音。那麼，徐先生的耳鼓膜，一定比常人特別 Sensitive。我們可以說，這是雙料道地的耳鼓膜。

第四推測：亦許徐先生的耳朵不但能聽音而且能發音，發了之後還是自己聽。這樣，徐先生耳朵上，一定有一具——有一具什麼呢？啊，慚愧，這個名詞還沒有發明呢！

這幾個推測當然是不完備的。『天地大着』，幼稚的科學，何能仰測高深於萬一呢？幸而我不久就回國。到北京後，我要用性命擔保我的誠意，請徐先生給我試驗試驗。屈徐先生為 Sinner，當然萬分對他不起；但為探求真理起見，徐先生既不像上海新世界賣野人頭的一樣胡謔，我想他當然一定可以俯允我的要求。

徐先生！我們試驗時，在未入本題之前，可先作兩個附帶試驗(便這附帶試驗，也就重要得可以了)：

第一，我知道聽音是耳鼓膜，而你却說是耳輪。

第二，你說皮厚皮粗不能聽音，我就不知道那一部分的皮是有聽覺的。還是人體皮膚的全部呢？還只是某一局部(例如臉皮)？

至於歸到問題的本身，那自然尤其重要了。惟其重要，所以更難。最難的是徐先生的耳朵，不能割下觀察與試驗。但我總想盡我能力，打破難關。

萬一竟無法，我要與徐先生情商，訂一個極遠的預約：

到徐先生同太谷爾一樣高名高壽之後，萬萬一一旦不諱，而彼時我劉復幸而尚在，我要請他預先在遺囑上附添一筆，將兩耳送給我解剖研究，至少也須是兩個耳輪，能連同他的細皮，自然更好。

我研究完了，決不將他丟到荒野中去喂鳥，(因為這不是一件鳥事)，一定像德國人處置康德的頭顱一樣，將他金鑲銀嵌起來，供在博物院裏。

若然不幸，我死在先生之前，我當然就沒有這樣的好福分去研究。但我想『天地大着』，此間總有許多同我一樣的好事者；我們總有一天能將這『甘脆的 Brevet』研究出個究竟來，只拜望徐先生能多多賜助罷了。

一九二五，一，二三，巴黎。

抱犢固的傳說

開明

桂未谷著札樸卷九鄉里舊聞中有「豹子園」一條，即是講孫美瑤的那個山寨的。文曰，

「蘭山縣有高山，俗呼豹子園，即抱犢也。通鑑，「淮北民桓孫破魏師于抱犢固。」註引魏收志，「蘭陵郡承縣有抱犢山。」馥案，相傳有人抱犢登其顛，結庵獨居，犢大，耕以給食。有田有泉，無求人世，亦小桃源也。」

他所引的是所謂民間的語源解說 (Folk Etymology)，于史地的學術研究上沒有什麼價值，但如拿來作傳說看，却很有趣，而且于民俗學上是有價值的。吾鄉的射的山是明顯的例，今就記憶所及把未見紀錄的地名傳說抄下一兩則來，希望引起大家蒐集這種材料的興趣。

紹興城裏有一條街，我未曾到過，所以不知道是在那一方，只知道名字叫做「躲婆街」。據說當初王羲之替賣六角扇的老婆子在扇上寫了字，老婆子很不高興，說爲什麼把扇子弄髒了，不好再賣錢，王羲之便叫她儘管放心去賣，只要說是王某人寫的，可以賣百錢一把。老婆子依他的話去賣，大家爭買，不一刻就都賣完了。老婆子獲了大利，真是出于意外，第二天拏了許多扇子，又去找王羲之寫字，這一回他可窘了，只好躲過不見。不知他只躲了一回，還是每逢老婆子來找他便躲到街裏去，總之這條街便成了名，以後稱作「躲婆街」了。

東郭門外三四十里的地方，有很大的河，

名曰賀家池，特別讀作 Wukedez。這個地名，附會起來大約只能說與賀知章有關，但在民間却另有解說，並不看重這個賀字。據近地

什民傳說，這本是一個村莊，同別的村莊一樣。有一天，農人們打稻，把稻蓬上的稻束發完之後，看見地上有突出的東西，像是一棵粗的毛筍，——但是近地沒有竹林，決不會是筍。那愚蠢的農人們想知道到底是什麼東西，動手發掘，可是這可了不得，一剎那間全個村莊都不見了，可見一派汪洋，成了今日的賀家池。原來這筍毛棵乃是龍角，鄉下人在龍頭上動起土來，自然老龍要大發其怒了。聽說至今在天朗氣清的時候，水底還隱約看見屋脊。但是我于花辰月夕經過此地不下十次，憑舷默坐，既不見水底的瓦楞，也不聞船下的人語，只有一竹篙不到底的一片碧水平攤眼前而已。

這些故事，我們如說牠無稽，一脚踢開，那也算了；如若虛心一點仔細檢察，便見這些並不是那樣沒意思的東西，我們將看見世說新語和齊諧記的根芽差不多都在這裏邊，所不同者只是世說新語等千年以來寫在紙上，這些還是在口耳相傳罷了。我們並不想做續世說，但是記錄一卷民間的世說，那也不是沒有趣味與實益的事罷。十四年二月十六日夜中。

藹理斯的生年 (通信)

日前承無名氏先生從上海寄來一信，關於藹理斯的事情有所賜教，今特發表于

左，併致感謝之意。

開明先生：

藹理斯，據吾所知，是生於一八五九年。他現在的名字 Havelock，乃是他原來的姓，他原來的名字是 Henry。一個生年似乎沒有什麼特別考較的必要，但於此有一件巧合的不無趣味的事，這便是現世很有幾位有名人物都生于 1859 這一年。現在正爲一大部分美國人所仇視的「達爾文的天演論」也在這一年初出世，這當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杜威與柏格森同生於這一年，那一年杜威在北京講演曾經自己提過。杜威從中國回去以後，在哲學上的見解，似乎頗見一層精闢。至於柏格森，不管他的思想，哲學，怎麼樣；不管他與巴黎時裝女子，基督舊教，歐戰，壓迫德國人，國際聯盟，以及中國上海公共租界的巡捕房或會審公堂，有什麼關係，要曾經名震一時，要曾經樂道於一小部分中國人之口。此外，德國哲學中「現象學」的創立者胡薩爾 (Husserl) 也是 1859 年生的。與柏格森同在一個地方 (巴黎法蘭西學院) 教書，在現今心理學界，差不多可說與成立「心理分析」的佛洛伊德 (Sigmund Freud)，「行爲學」的華岑 (J. B. Watson) 『鼎鼎而三』的彼亞耶諾 (Pierre Janet)，也生於這一年。再此外，則不暇考了。藹理斯的文章，雖遠不如羅素的好，思想的清新，見解的超拔，也屬不可多得。他的大成就，當然在性學，但其贊揚『心理分析』，與他那樣的多方面，也覺得很可紀。一個也喜歡藹理斯的，

二月十六日。